

集部

升菴集卷四十

明 楊慎 撰

六言四句至八句

題周昉瓊枝夜醉圖

寶枕垂雲選夢玉簫品月偷聲步摇翻霜夜艾瓊枝扶醉天明

魏帝臺隨風動滕王棟與雲飛入門遥望碧落仙界髙連紫微

金縷緗裙一搦玉鈎羅襪雙彎瓊腴粉英朝翠錦緻松
脂夜丹
永巷襞情捲玉長門絲淚銷金合歡蘸暈綠淺揚柳翹
麈黃深襞情捲玉見劉子鮑照詩絲淚銷金骨
百子池頭麗人三花樹下長春襟解微聞香澤帷褰想
見横陳
星點盈盈笑靨雲衣嫋嫋輕褣醉粧淡紫沙幂胡旋墜
金次工次工胡女帽名

海上麻姑送酒雲間玉女投壺應咲南朝老庾水濱冷

面江圖 江圖庾泉之所畫李賀詩江圖面水濱

秋夕

月暗螢頭點草露涼蚊喙鬧花病懷不寐達旦歸夢何由到家

題西湖十景鄒和峯家藏戴文進畫

巨浸秋波玄圃樓臺近水醉鄉日月宜秋萬里凫舟鷁棹千重貝闕龍湫

寄張愈光六言　四首

屈子無梅花句杜陵欠海棠詩華屋不成三丸寳劍惟聞一吹

其二

斛律光勅勒詠劉越石扶風歌曲高從來和寡妙處正不在多

其三

赤壁磯頭孤鶴碧雲天外冥鴻酣酒無妨草聖禁詩且

作花翁

其四

詩須有為而作文至無心乃傳藴武河梁四首劉伶酒頌一篇

江山平遠樓避暑六言

地静一塵不起樓高四望皆通渴煑雙泓茗月飽聽萬壑松風

永寧早發寄郭雲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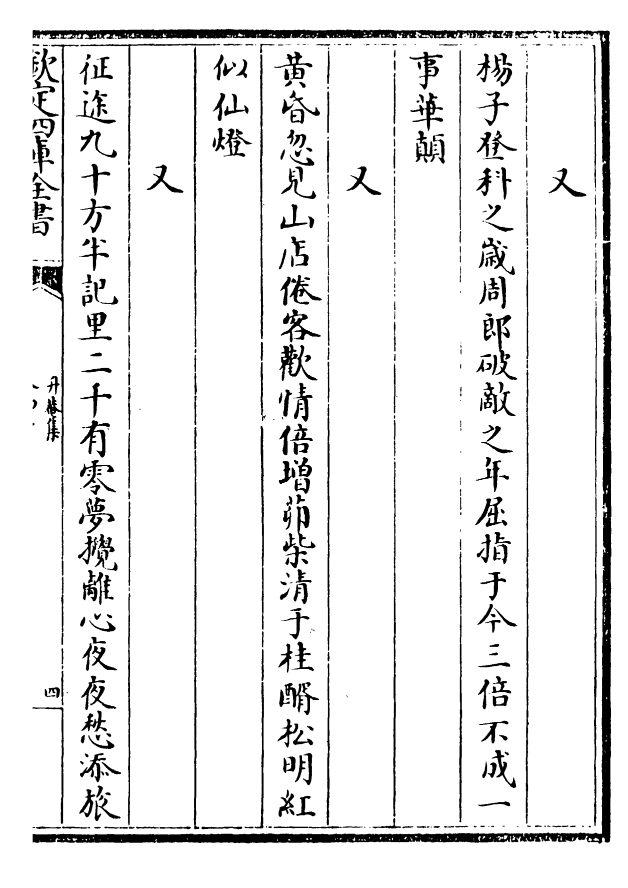
後嶺雲開雪霽前途車堅馬強自是人憐良朽敢云天佑忠良

周儀晚晴六言

剡溪無心泛雪衡山有意開雲天借黃綿襖子怜吾七十從軍

感懷六言　四首

玉皇香案仙吏金馬碧鷄老兵我自甘為于役衆怪胡為此行



又

楊子登科之歲周郎破敵之年屈指于今三倍不成一事華顛

又

黄昏忽見山店倦客歡情倍增茆柴清于桂醑松明紅似仙燈

又

征途九十方半記里二十有零夢攪離心夜夜愁添旅

鬅星星

雪關見梅六言

自甘蠻方瘴癘誰憐姑射肌膚腸斷何郎東閣魂銷林叟西湖

敞唇六言

尷道穹隆龜背折坂詰屈羊腸惡溪四十八渡怪松百千萬行

霑益六言

古跡碧雞金馬畏途水菁雲關春迎滇陽勝境雪送貴

竹殘山

林子瑞相迎至歸化寺丘鴻夫楊元達繼至六

言

遥山明如卷畫玄冬暖劇青陽喜見滇雲舊侶重到并

州故鄉

贈老門生八人

昔年羣賢沂水今日九老香山百歲重來會面一樽相

對開顔

正月六日温泉晚歸

月似銀船勸酒星如玉彈圍棋幾杵林鐘敲後兩行松火歸時

温泉晚舟歸漏已下三鼓新月將沉望之比初出甚大形如銀船衆以為異予曰非異也古之詩人亦未嘗玩新月至三更耳李丈饒云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信夫昔人詠月金波自司馬相如始玉塔自東坡始銀船自予始也

摩尼寒夜

毛孔渾成白醉鱗面忽變紅酣玄朔何愁滕六青陽巳

到綠三綠康也

讀余懋昭遊青城山詩因寄弁韓飛霞

白沙一百八渡青城三十六峯樽酒此時相憶烟霞何日重逢

冷節

花嶼月籠釣碣柳店風摇酒旗四十五春寒節一百六禁烟時

感通四首

飛瀑懸泉百丈禪枝意樹千年橋板逕通絶澗藤蘿上合諸天

其二

寶地三千色界蒼山十九雲峯樽酒此時相聚煙霞何日重逢

其三

璈響雲中孔雀鍾鳴霜裏華鯨龍樹七人共坐虎溪一笑相迎

其四

流水高山唱詠明月清風主賔塵土不驚幽夢乾坤自有閒人

秋晚

婢喜蠅僊霧帳兒誇蝸篆風楹片雲片雨送暑殘日殘霞閃晴

雨中招楊伯清

禁酒停歌罷笑聽雨焚香煑茶欲借陶公木屑共散維

摩天花

卜雲林篇　十二首

卜雲林篇為吳郡王元肅雲林山居作也元肅不遠滇徽懷我好音乃取遠遊擬招隱綴斯篇

卜雲林兮栖真結靈茅兮遠濱迥與太初為隣離世遺物絕塵魚鳥自來親人

射干獨立山椒長松落落英摽霞露玄雲素朝結璘[illegible]儀相邀景界一何參寥

長謡凄凄鏘鏘鸞雛鳳伯相將鵾鷄羣晨成行西天老
胡文康上雲樂奏伒倡
吟篁嘯桐四清間宫變徵希聲井公下博明瓊玉女投
壺雹生焰景飲醴含情
折酲曉踏瑶茸琅玕琦玗交攡柯攢葉抱花捧重露成
幃垂朧睎髮忘言息踵
處雄虹兮標顛玉樹青葱際天口誦石室呰篇坐飲金
膏冷泉炯如龍漢初年

横看晩靄嵐沉飡食沆瀣淪陰徼披蕙帶蘭襟追和遊

山九吟聊以陶鑄塵心

采秋菊兮露沾黄菁玉豉金鹽充奴丹房藥奩變化七

烏九蟠後天獨秀蒼黔

織落毛兮為衣谿谷杳寮过咸駭狼鳶暖長暉弄徹梅

軫蘭徽看舞素雪朔霏

解澌圓折璿流回淵比心清眸遊鮮皎鏡中浮遐想惠

施莊周千載一朝同遊

歉物論兮難齊甘滅景兮雲栖鵜鶘何心騂騤升高或斧之梯誰言亨衢可躋兩無悶兮潛龍歲寒後凋惟松雲林朝市雍容達人何心摽蹤逝將住兮君從

長干三臺四首

鴈齒紅橋仙舫鴨頭緑水人家邀郎深夜沽酒約伴明朝浣紗桃葉波横風急梅根渚遠烟斜

又

日出秦樓南畔春深宋玉東家簾細眼波易透窻疎眉語難遮莫問河陽消息不是長安狹邪

又

絳樹纖腰闘柳碧玉芳年破瓜波上襪羅回雪風前唾袖生花自有石城艇子不須油壁香車

又

二月梢頭荳蔻五更風外楊花殘香尚留翠被餘粉猶沾絳紗樓上曉鍾催起岸邊柔櫓咿啞

寒朝早起即事

鑵頭簞栗競發鑪心榾柮通紅煨香蹲鴟已熟流澌凍醴方融小窻一梳新月影在梅花樹東

燉煌樂

角聲吹徹梅花胡雲遥接秦霞白鴈西風紫塞皂鵰落日黄沙漢使牧羊旌節閼氏上馬琵琶夢裡身回雲闕覺來淚滿天涯

禺山傳五嶽山人任少海書札兼致問訊因憶

五嶽山人相憶八行書札遥通吹簫夜郎月下采藥白帝雲中壓世英雄易老浮生踪跡難同張衡四愁吟斷宋玉九辨悲窮

凝光門觀江漲

六月舊井无禽七月乘船入市樓臺蜃氣晨浮原隰龍鱗秋洗望洋河伯自矜鶩渡津人争喜東林老衲厭喧喚打暮鍾清耳

會津門觀江漲望小市人家戲作

渺渺波環紫貝蕭蕭風起青蘋花市寧非海市美人疑是鮫人眉嫵春山學翠臉凝秋水為神銀漢雙星漫渡石城兩槳無津

即席贈任棠山

紅濕城中仙里香霏閣下人家幸遇風流地主渾忘飄泊天涯六彩狂呼瓊畧百杯爛醉金沙何日公尋黃石壁津共泛靈槎

七日遊雨湖

船尾輕陰細雨樓頭飛靄沉暉美景良辰有客賞心樂
事無違興凡王猷刻曲蹤似嚴陵釣磯烟外青帘風舞
得魚沽酒方歸

古意

生長芝蘭小名嫁得廬江仲卿羅帶同心羞結金釵兩
股牽情行雨行雲窈窕非烟非霧輕盈愁見遠山凝黛
催人咫尺離程

贈琴姬

美酒中山捲波佳人上宮陳娥商聲若出金石楚奏渾非綺羅麗曲幽蘭白雪仙音月渚風柯金徽可以娱目玉佩無勞當歌

寒夜即事

墻頭凛冽霜白爐心榾柮春紅寒栗煨香已熟凍醪泛溔初融病起一陽來復吟成長夜方終耿耿青燈背壁影射梅花樹東

歸田四咏為憲副卞蕪溪賦卞名偉

五風十雨樂歲東皐西崦人家水心魚浮菖葉屋角鳩鳴杏花餉隴青梅煮酒訪隣緑笋烹茶問津寧知沮溺祠田但祝汙邪

右春耕

長夏泠風清畊新晴丹鉛緑疇山高羊羣似蟻水濶牛背如舟半幅生烟羃羃三腔短笛悠悠柴扉歸來早掩斜陽影在簷頭

右夏收

日出烟消露晞百丈清江釣磯船似天邊穏坐魚若空行無依禊靄歌星燭娑娑舞月方歸兆熊不夢渭叟

狎鷗久忘漢機　右秋漁

城闕軟紅塵遠林巒空翠嵐深丁丁鳥驚斧重霏霏雪壓擔沉沙明東郭履跡谷響南華足音歸去自換村酒不須解却貂金　右冬樵

從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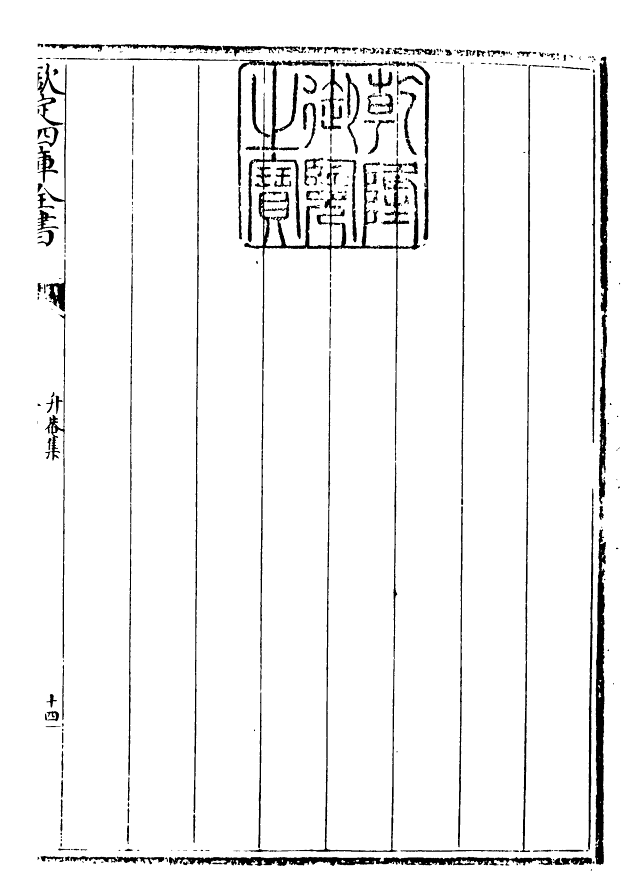
鷫鷞十八從軍貔貅百萬超羣千里獨行無敵一身是膽曾聞六出奇稱奇計五餌盡是虛文此際毛錐何用畢竟刀環勒勛

送客

合樽且醉花間分襟易慘離筵朝下東風紫陌天涯落日青山美人明月相望游子浮雲獨還愁見河橋柳色勞歌一曲陽關

盤江渡

莊蹻牂柯楚地博望乘槎漢年一壑雲濤洚洞兩岸石磴勾連樹鎖夕聲靈籟草際朝嵐暮煙倦策蕭蕭羸馬愁看站站飛鳶


乾隆御覽之寶

升菴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升菴集卷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　臣于希賢

升菴集卷四十一

明　楊慎　撰

無極

汲冢周書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言也正人有極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道天無極謂生物不測悠久無疆也此語甚玄奥當表出之然則無極而太極之言亦不始于周子矣

太極

孔子曰易有太極其說有本乎曰有洪範皇極是也皇極者人之極也大傳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極者何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剛與柔剛柔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人之極也天非陰陽不立地非剛柔不立人非仁義不立天地人其形也陰陽剛柔仁義道也天以陰陽之道而立為天地以剛柔之道而立為地人以仁義之道而立為人猶屋之有極而立為屋也三極者參而三矣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萬物獨無所謂一乎太極者一也一者理也
極之為言至也太極者至之又至非尋常之極故曰太
極屋極之極有形也無形之極則曰太極莊子之言大
塊是已土塊之塊有限也無限之塊曰大塊知此者知
孔子立言之意矣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強名曰道葢
大道本不可名而借道路之道而強名曰道也引而伸
之亦曰理可理非常理強名曰理葢至理本不可名而
借木理之理文理之理玉理之理而強名曰理合而觀

之極可極非常極强名曰極也濂溪周子恐人滯于形泥于象曰無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强名之上又加强名千載而下未有知其觧者也陸子静以爲贅益爲昧者泥象滯形慮然不知聖人立言爲鈎深致遠者設不爲泥象滯形者設也若爲昧者言則兩儀四象昭昭矣太極之言亦贅也已神而明之黙而成之則孔子太極二字乃魚筌兎蹄周子太極圖則繫風捕影無極二字乃駢拇枝指也象山之言不可謂無見而其與朱

子辯屢千言而不能自發其本旨亦所謂意圓語滯者與九原可作起朱陸于寒泉精舍而余以此說為之調停亦必含咲而息訟矣

太極兩儀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

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此説精明可以補注疏之遺

陰陽

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而曰陰陽何也曰生生之謂易陽主生陰主死若曰陽陰則死而不復生矣先陰後陽有生生不窮之義焉匪特此也易曰是故知死生之説又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又

曰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不曰生死而曰死生不曰神鬼而曰鬼神不曰闢闔而曰闔闢亦猶歷家朔先於晦不曰朔晦而曰晦朔以此例之思過半矣然則商易之首坤葢亦有見於此孔子曰吾得坤乾焉有味其言哉

羲皇心易

陳希夷言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注脚下盤旋朱子云非周孔之注安知羲皇之心乎陸象

山六經注脚及糟粕之説正出於此周孔且注脚六經
尚糟粕況其餘乎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干令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
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
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説言乎兑戰乎乾勞乎坎成
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奐初艮初兑初犖初離
初釐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

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為後天予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於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中文
尚書見
後漢書

連山歸藏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大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氏之連山歸藏則僞作上官求賞者耳

卦爻名義

易者盧蝘之名守宮是矣守宮即蜥蜴也與龍通氣故可禱雨與蜥同形故能嘔雹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彖者茅犀之名狶神是矣彖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土人名曰狶神犀形獨

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於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為字從人於象也孔頴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葢懸物之杙也木經云爻者交疏之窓也其字象窓形今之象眼窓也所取於爻者義取於旁通所取於卦者懸有大小也

卦字觧

孔頴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葢懸物之杙也諸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觧予以為非杙則可掛於壁易卦豈

可掛於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為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為卦可也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為字也從卜為義從圭為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卦今挂字從手為義从圭為聲則圭即音卦可證矣卦古文圭字爻古字象交窓形

天一生水

易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則津

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可以為天一生水之證地六成之如上天同雲而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為隂地數也凡雨露之點亦皆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大隂玄精石皆六稜是其證也

易重一斤

十黍為絫十絫為銖八銖為錙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一斤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或問程子曰易重幾何程子曰易重一斤葢言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也漢志注

二篇之策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者四時秉四方之象

程子之言葢出於此

魂魄

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精為魄氣為魂二者既合然後有物及其散也則魂游而為神魄散而為鬼矣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噓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者為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為

魂地氣為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魂魄性情也約情合性為聖人載營魄勿滑而魄為仙人故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升魂為貴降魄為賤靈魂為賢厲魄為愚輕魂為明重魄為暗揚魂為羽鈍魄為毛衆人以魄攝魂聖人以魂運魄益魄之藏魂拘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屬目魄夜屬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故魂能知來魄能藏往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黄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為况成周之世哉葢劉歆逢王莽之惡為聚財之囮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慎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訟不勝

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悦乃矯箭為矢鑄金為刃遂霸天

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愼又以為此說乃六國陰謀

托之齊桓今觀管仲内政何等規摸決不為此也嗚呼

歆既誣聖經以欺一時而餘禍猶及後世邪說害人慘

於洪水猛獸信哉

希夷易圖

陳希夷曰易學意言象數四者不可闕一其理具見於

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觧說止有一圖謂先天方圓圖也

以寓陰陽消長之說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又作易龍圖序曰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然而形之希夷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即邵康節師也挺之謂邵雍曰科舉外有義理之學義理外有物理之學物理外有性命之學雍恐傳之作後天圖見於邵伯溫之序朱子因其出於希夷而諱之殆掩耳盜鐘也後作周易啓蒙指孔子繫辭傳天地定位曰此先天之學帝出乎震一節曰

此後天之學數往者順一節曰直解圖意度辭悞人似說易元有此圖矣葢康節因孔子易傳難明因希夷之圖又作後天圖以示人如周子因孔子易有太極一句而作太極圖今便謂先有太極圖而後有易傳可乎如詩集傳有七月流火圖便謂先有此圖而後作七月詩可乎今程文及舉業有用先天後天及横圖圓圖直解圖意字於破題者皆不通古今者也

易圖考證

胡一桂云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理義之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弘肆愚觀此言易圖先天始于希夷而後天續于康節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為康節直以希夷恐後人議其流於神仙也藏頭露尾亦何益哉

陰火革澤

易澤中有火革此亦實象也或云孔子未嘗浮海渡江

何以知陰火潛然耶曰聖人之知豈待目見足踐乎楚王之萍防風之骼肅慎之矢因象之形豈必見而後知也

大貞小貞

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注云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禄亦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顔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

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旣自成義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言顔監無近代專經之陋則此說亦不可廢但以語人恐多夏蟲之疑耳

密雲不雨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不和故無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塲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好曬麥是其驗也又驗之風雹亦然

或問東為陽方西為陰方是矣南本陽而屬陰北幽陰而屬陽何也曰一陽生于子仲天之氣所始也卦又當坎北非陽而何一陰生于午仲地之氣所始也卦又當離南非陰而何

雲龍風虎

張瑨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

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謂蟻能致雨蜥蜴能作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也

帝乙歸妹

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説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為成湯則易與尚書

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蔽有如此者嗚呼一代之君聲迹豈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此况史之紀録一八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地道無成

易文言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益曰地道無成代天有終也推而言之亦曰妻道無成代夫有終也引而伸之亦曰臣道無成代君有終也然則何以不言子也曰子有時而為父地無時而為天也

妻無時而為夫也臣無時而為君也

飛鳥遺音

易小過卦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此鳥亦斥鷃之搶榆數尺鷦鷯之巢林一枝耳非九成來儀而音中於律九臯一鳴而聲聞於天也唐子西詩二南廢後魯叟筆七國横議鄒軻談何妨于宜上乎

王用三驅失前禽

易比爻辭王用三驅失前禽古注云軍禮失前禽者謂

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示降者不殺也旁去者不射示奔者不禁也惟其走而前去者射之示服叛取亂也今本義似背此且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為設教者言非為田獵言也田獵之禮即寓兵威若去者不追則數年之間王者為獨夫矣何以聯屬天下乎審如此則舜征有苗啓征有扈皆違去者不追之義矣

楊稊柳稊

易大過爻辭枯楊生稊陸德明曰秀也夏小正正月柳

稊戴徳傳云發孚也秀如苗而不秀之秀未成穗曰秀柳亦有穗唐詩所謂柳線也孚如易卦中孚之孚毛未出卵殼曰孚壯丹芍藥其花蓓蕾皆如鳥卵形柳初發苞亦如卵形而小故曰發孚朱子易本義云稊根也榮於下者也稊按字書本不訓根據易文初為木本或可象根至二爻則非根矣又柳之發榮自末梢如唐詩所謂解凍風來末上青也不自下而榮其說戾矣南沙熊叔仁周易象旨具此義余為衍之

治容誨淫

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氷同志故冶字從氷女之艷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也三蒼又干寶易注

秦淮海易解

内經曰南方熱熱生火壯方寒寒生水西方燥燥生金東方溫溫生木中央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水之於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妻從夫之令故

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能召陰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能召陽故風從虎

地中有水師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無事則工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可以通糧運而

給軍需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其詳具六韜農器篇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温也星經說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戰國策顔斶云晚食以當

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清淨貞固以自虞注虞娱
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効
驩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安公石作易牖此解極為超邁自唐宋諸儒未有是説
也朱子嘗有一半逆一半順之疑矣而終未能自决之
也公石之説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為知
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

為易有數往之順數也公石於經妙契超詣有如此趙
子崇為予言此惜未見其全也予謂解聖賢之經當先
知古人文法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從此而省
彼者故必曉古人文法而後可以解聖賢之經噫安得
起公石於九原而語此哉慎謂易畫自下而上圖自右
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下曰順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
順右徂左曰逆史稱伏羲太昊氏太昊春也邵子以易
配春大戴禮言伏羲氏以木德王畫卦自下而上即木

之自根而榦榦而枝也其晝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兩其三八其八爾木行春也春貫四時木德仁也仁包四端伏羲所以為羣聖首而易為五經之源乎

易說卦坎為盜

易說卦坎為盜項氏謂月行于夜為盜象此言最害義余弟用叙少時從魏雪溪講易至此魏以項氏之說解之用叙曰盜可配月則天是窩主星辰皆掐摸矣其言

雖戲亦有理今按坎為險為難人事之險難莫如冦盜解曰致冦至而大言云作易者其知盜乎解下卦為坎坎之為盜象明矣坎之為卦外陰柔而内剛狠有穿穴踰墻秉墉伏莽之狀也又況坎為隱伏隱伏非盜而何

苞桑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為固結之喻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乎葢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

氷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云邦國之杌陧綿綿聨聨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觧

謙亨君子有終

謙之卦辭曰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磬折匍服葉拱墻負誰不知之誰不行之一臨利害巧為趨避語有之曰女無美惡入宫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又曰饑馬

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故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由是言之小人烏能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若禹之不矜伐上也伯夷之避國而逃次也晏子之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毅之走懸箔王莽之下白屋一則謙之靡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穴井

易井卦朱子觧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

穴地何也案中山經云帝囷山有井焉名天井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葢此類耳穴地之井天所為也鑿地之井人所為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也

節度

易曰節以制度又曰制數度孝經曰制節謹度符謂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其不差節有三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度有五度寸尺丈尋

引也易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指符節也葢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唐官名節度使義取此

四方

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西方壯方成熟之方故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也皆本於河圖也

利市

俗語利市古亦有之易說卦傳為近利市三倍左傳成

公十六年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

朱子引用誤字

朱子本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引張子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據本書乃是天地不宰而成化不宰字有理復其見天地之心豈可謂天地無心乎

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虛皆參互考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則上文當云參之以比伍矣

原其誤乃是荀子注中引來不自韓非子中采出也豈可謂出於朱子一仍其誤而不敢改正者乎

升菴集卷四十一

升菴集卷四十二

明 楊慎 撰

聖製尚書二解

高皇帝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否侍臣仍以朱熹新說對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不置步覽焉可狥儒生腐談因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改正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子曰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沈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

乾象甚爲不然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爲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益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又如洪範内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隲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若如蔡説則相協厥居皆付之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哉

睿作聖

目擊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

帝德罔愆

舜之德冠古今矣而臯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平天地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罔缺總之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矣

日中星鳥

昔有人問柳仲塗曰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於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則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於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不曰日中星龍何也仲塗曰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慎按柳氏之説超古注疏矣然猶未盡也殷之為言正也正即正朔也故春須春朔夏須夏朔秋須秋朔冬須冬朔所謂四殷者即四朔也皆敬天時而勤民也故下

文遂言民事厥民析者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旣起
丁壯就功重春耕也厥民因者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
以助農也急夏芒也厥民夷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急
秋收也厥民隩者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也謹冬
藏也此皆勤民事也今蔡傳但云驗氣之和氣之平是
平居無事觀物隱居者之養生月覽耳不待帝堯欽若
歴象不待羲和寅賓敬致也觀尚書所以不可廢古注
歟或問楊子曰子於諸經多取漢儒而不取宋儒何哉

答之曰宋儒言之精者吾何嘗不取顧宋儒之失在廢漢儒而自用己見耳吾試問汝六經作于孔子漢世去孔子未遠傳之人雖劣其說宜得其真宋儒去孔子千五百年矣雖其聰穎過人安能一旦盡棄舊而獨悟於心邪六經之與譬之京師之富麗也河南山東之人得其十之六七若雲南貴州之人得其十之一二而已何也遠近之異也以宋儒而非漢儒譬雲貴之人不出里閈坐談京邑之制而反非河南山東之人其不為人之

貽笑者幾希然今之人安之不怪則科舉之累先入之說膠固而不可解也已噫

陽鳥攸居

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也

納于大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

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士之闢法哉

四岳為一人

孔平仲以四岳為一人通為二十二人之數余深然其說以漢書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方者乎書内有百揆四

岳以四岳為四人則百揆亦須百人矣劉珥江泰之曰五官中郎末聞五個四門博士豈是四人余曰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挈壺亦只一人益信孔平仲之言矣

好風好雨

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箕星東方宿也東木克壯土以土為妻雨土也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金克東木以木為妻風木也木

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則壯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為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述此義座有善謔者應聲曰天上星宿亦怕妻乎滿堂哄然真可笑也

三公

尚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書大傳曰太師天公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煙氛郊社不脩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城郭不繕溝池不脩水泉不

隆責在地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

後漢張角作亂稱天公將軍人公將軍益亦竊古義也

九河

鄭玄云齊桓公塞九河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吕填閼八流以自廣言閼八流拓境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為百世之害由於重好利輕變古也宋王安石欲泄梁山泊之水

以為田則又愚矣

肇十有二州

春秋緯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淮南子曰神農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等州是也至黄帝以來德不及逺惟於神州之内分為九州括地象曰崑崙東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黄帝以後少昊高辛皆仍九州惟舜時暫置十二州故書曰肇十有二州肇之為言始也前此九州而今始為十二州也不然則肇字無所屬至夏還為

九州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可證

禹九州

禹貢冀髙山大川其九州之名以地名州而不以州分地䒱荆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兖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減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域者皆可得而考也九州淮冀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别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疇之皇極貢法之公田見於此矣揚不言南青雍不言北則以

其境接蠻狄提封叛服不常乎

三江味别

蘇子瞻志林有三江味别之説蔡傳深非之然以禹貢本文論之揚州言三江既入而於經言江漢朝宗於海則同流而自為道可知矣許敬宗謂濟入河狀地南出亦以味别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壯零之異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辨之故師曠易牙俞兒

張華王卲陸羽張又新劉白芻李季卿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葢古水官之遺法豈獨為口腹哉蘇子之說葢本於此慎嘗謂山過山則分雖分而性不分如羅浮二碣以風雨而合離蓬萊兩山隨波濤而上下玄中記云名山有孔竅相通是也水過水則合雖合而性不合沈括云水以漳名者從水於章章者別也文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可別也清漳濁漳合於上黨當陽者沮漳合流也瀨上者章貢合流鄣郡者西江合流亳漳者漳渦

合流雲夢者漳鄖合流凡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蝃蝀又數十里如璋璋者判合之器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味易牙能知之斯固味別之說也蔡氏之譏蘇子亦過矣

陟方

尚書舜陟方乃死家語作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以方為方岳正與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之文合而文義亦順今注以升遐訓之又與下文乃死重複矣左

思吳都賦梁岷豈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與以陟方對行宮葢以為天子廵狩事也亦與國語家語合

五玉當作五樂

書脩五禮五玉班志五玉作五樂葢已有五瑞即五玉也玉當為樂注列五樂之目

禹貢彭蠡

禹貢東滙澤為彭蠡一條集傳謂經誤吳草廬已辨之矣近又見邵二泉（寶）魏莊渠（校）二說尤足相發明今録

于此二泉云江漢水漲彭蠡欝不流逆為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過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匯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匯匯言其外也蠡言其内也于匯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薟寶志也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為中江漢為北江彭蠡所入為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難見其為江也不見其為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

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餘干張克修云寳亦云魏莊渠曰禹貢東匯澤為彭蠡無仰于江漢也噫胡不求諸禹未疏鑿以前耶江右山勢四盤衆水同出彭蠡為口形則髙仰非得江漢外水闌之還能瀦而後泄耶

東陵西陵

禹貢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洑地志即古之東陵莊子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葢據波憑濤以濟其姦凶其地至今猶為盜巢云夷陵為西陵則巴陵

為東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繢水文選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學藻繢之綵杜詩衣冠迷適越藻繢憶遊睢

王朝步自周

大夫不徒行也王何以步也黃公紹曰步步輦也謂人

荷而行不駕馬也茲說吾取之

水性

或問余水味之說則詳矣水性之別何如曰班固司馬遷貨殖傳地理志備矣論其極則庭州灞水金鐵皆漏庭州灞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漏惟角與瓠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流水亦如之酈延之川曰脂流即延安石油也以為煙墨松脂不及唐詩二郎山下雪紛紛石煙多于洛陽塵弱水溺毛黑溪玄髕南荒有黑溪水其水以塗生象至輒不去崑崙用以塗身即能秉象如家畜古所謂黑崑崙今之象奴也悉唐制角畔怯腐手見佛經水性不同有如此

者學所以貴博物也

又

水性不同予於續録詳之矣近閲太平廣記諸葛孔明時有蒲元者術鑒同歐冶風胡常為孔明鑄刀劍言蜀惟江水爽烈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輒能辯之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瘙終無痟醒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半夏丸皆異常

樂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高宗夢良弼

武丁以夢相傅說事著于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内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為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遯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

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又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

而頽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遂迎臧
丈人而授之政顔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
以夢為乎仲尼曰黙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
剌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葢本莊子彼以武丁
文王之用說與望猶田單之妄用一男子為軍師類乎
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
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黙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
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

之踐妖漢文之啟倖矣鄭文夢鹿而得真鹿心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況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傅說生無父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為成人無少長之漸此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辯

所其無逸

魏子才曰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為所𤄫言而義遠李獻吉曰西土人謂着力幹此事則呼為所書曰王敬作

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今作處所解之愈覺不通此深得經旨余特表出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

書君奭篇首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自後世之私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曰弗弔葢聖賢以天下為心不幸遇喪亂而任此責豈所樂哉緯書乃云武王克紂前歌後舞此言謬矣昭烈克劉璋置酒宴樂乃引前歌後舞之言以拒龐統之諫昭烈豈樂禍者葢信緯書如經

矣高帝哭項羽曹操哭袁紹豈有武王而歌舞于克紂之事乎

百姓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

姓為姓莫可分辯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刋之論予因是知尚書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内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内與四方哉百姓蔭禄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

先於諸侯者哉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今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為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為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為也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脩己

以安人又曰脩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姓耳

詩小序

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朱晦菴起千載之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亦可謂崛强者哉

又

去序言詩自朱文公始而文公因吕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説葢矯枉過正非平心折中之論也馬端臨文獻通考辯之詳矣余見古本韓文有議詩序一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嗚呼韓公可謂失言矣孔子親許子夏以可與言詩子夏猶云不及其誰宜為哉且子頑宣姜中冓之私生子五人二為諸侯昭昭在人耳目豈

是春秋所不道孔子既取之于國風而子夏反為之諱乎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是為史官懼人禍天刑之說也豈齊南晉董之筆乎韓公而為此言亦非韓公矣必贋作也然此說也正與朱子去序之意脗合韓公百世山斗朱子正可借為左袒之助而朱子著韓文考異乃以為非公作而刪除之葢公論正議不覺其出於一時之筆而不顧其與已說之背馳也韓文未刪之本世多未知而此說又可為馬氏復小序之證佐故詳書之

哀窈窕思賢才

文選呂向注云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中心念之也余舊疑哀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

卷耳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為求賢審官似戾于荀旨朱子直以為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為托言亦有病婦人思夫

而御陟岡飲酒携僕望砠雖曰言之亦傷于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黄者文王之馬也僕痡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葢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計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之意耳曾與何仲默說及此仲默大稱賞以為千古之竒又語予曰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若直從毛鄭可也

平王之孫

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之後也猶書稱寧王格王易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也汲冢周書云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國語曰興王賞諫臣逸王法之其稱謂皆類後世之謚耳

間關車之舝兮

詩傳以為燕樂新婚之詩按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親婚安得有燕

耶小序云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爲長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

夏屋

詩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爲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爲居以房俎爲房室可乎又禮童子幘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心結于一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韓嬰詩說如此精矣哉

熠燿

東山詩熠燿之訓為螢火久矣今詩疑他章有倉庚於飛熠燿其羽遂以熠燿為明貌而以宵行為螢火固哉

其為詩也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為螢火實也熠燿為倉庚之羽虛也有一明證可以决其疑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與此句法相似此言桑扈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即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羽如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即倉庚也詩無達詁易無達象春秋無達例可與知者道耳

觱發

豳風一之日觱發二之日凓冽注觱發風寒也凓冽氣

寒也今按觱發指風是也凓冽乃氣寒結而為冰月令十二月水澤腹堅是也凓冽字从冫其義易見觱發之為風其義隱而難知以字言之觱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地籟宋玉所謂土囊殷仲文詩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虚牝是也總不若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正謂風吹籬落其聲似觱栗與詩意合觱發今俗名頭管樂書名風管又可證焉林肅翁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

風掩卷而坐猶覺翏翏之在耳然觀周公七月之詩觱發二字簡妙含蓄又莊子畫風之祖也如毛萇詩注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衍之作文甫字説一篇古人謂六經爲時文之祖信哉

洵美且都

詩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閒雅也顔如舜華可以言美矣佩玉瓊琚可以言都矣蓋

治容艷態多出於膏腴甲族薰醲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仕宦方會穿衣喫飯苟非習慣則舉止羞澁烏有閑雅乎漢宮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也譬則士之有所卓立必藉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采薪之女教之容止七日而傾吳宮釣渭之夫立之尚父三年而集周統豈理之常也哉

寺人之令

秦風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詩之意在後二句夫為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羣臣壅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姍笑三代柄用閹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繆公學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為師保而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為周名以

法律為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録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史記所書繆公學于宁人其得聖人之意乎春秋所以狄秦者不為過也繼序者乃以為美秦伯始有車馬益因首云車馬而億度之朱子詩傳亦從之不思美其車馬兒童之見也亦何關於政治而夫子録之乎華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夫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僕從

罔匪正人納牖遇巷罣無間隔氣象何如也既見而並坐鼓簧與三代賡歌喜起警戒叢脞氣象何如也秦之為秦非一日矣

周宣王

自古守成之君初吉終亂者唐之明皇憲宗為甚史著之詳矣周之宣王中興赫然為三代令主而其末暮與唐之明憲無異證於詩小序可見矣小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車攻宣王復古也吉日美宣

王也鴻鴈美宣王也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沔水規宣王也鶴鳴誨宣王也祈父刺宣王也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黄鳥刺宣王也我行其野刺宣王也由是言之六月采芑車攻何其憂勤之汲規模之宏也自是而吉日鴻鴈詩人之衆美參歸矣其猶日之中乎庭燎雖美而有箴益一章夜未央二章夜未艾三章夜向晨則視朝漸晚宴安漸耽姜后脱簪之諫女鳩淫樂之湛正此際也自是沔水規之鶴鳴誨之白駒黄鳥以逮祈父我行

其野刺者四出其去幽厲一間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信哉

小雅周之衰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預注云思文武之德而無貳叛之心怨有哀音也衰小也其說不通天下三分有其二豈有叛文王者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豈有貳武王者小雅之首

鹿鳴南山蓼蕭湛露君臣上下歡欣交通豈有哀音文王以大德受命同於大舜豈有衰小服虔之說云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謂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事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指幽厲之政也其見卓矣華陽范氏處義曰季札觀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觀歌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于大小雅間歌一二章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

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至司馬遷又謂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遷之言為相如而發論大雅固已近之小雅獨取諷刺與相如詞賦相似者如賔之初筵言天下之沉湎以諷幽王之荒淫白華言下國之用孽妾以諷幽王之黜后所謂譏小己之得失流及於上者如此以此證之服杜之說是非判然矣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究左氏載季札立言之意宋人作小雅周之衰論亦扶同

杜説未當余特舉服范二説以訂之

常棣之華

毛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花苞也今文作蕚不華蔕也今文作跗詩疏云華下有蕚蕚下有跗華蕚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蕚蕚以承華華蕚相覆而光明猶弟兄相順而榮顯唐明皇宴會兄弟之處樓名曰花蕚相輝唐詩有紅蕚青跗之句皆用此義至宋人解之乃云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非惟不知詩亦不

識字矣漢儒地下有靈豈不失笑

爾公爾侯

宋人經義云以爾為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為侯則謹爾侯度勞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遁思乎蓋為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為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可補詩傳之未備故特録之

中原有菽

野間謂之中原菽葉謂之藿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中原有菽庶民尚能采之以養其子桑間有蟲蜾蠃亦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益為似續之計也彼小民微物尚爾今王有子不能教誨之使之用善以為似續之計乃欲信讒而棄逐之何哉說者考之不精乃謂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為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

自有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乃為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死不生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晩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為蠅穴繭而去殆物類之相似者又露蜂懸其窠每穴各綴一卵如粟不知用何物滋養之久乃漸大成蜂此皆一種細腰之物所謂祝之曰類我類我乃

聽其聲意其如此或謂細腰有術能禁物其祝聲可聽乃其禁術也列子曰純雄其名大腰純雌其名稺蜂莊子曰細腰者化說文曰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詩者之言也然彼之所不可知者正謂其能禁螟蛉蜘蛛不生不死以化物身之膏潤滋養其卵而成其形莊子所謂化者理固近之列子以為純雄說文以為無子殆未可信況詩人之意本不然讀之者不審耳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瓠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蜂之

細腰者亦名蒲蘆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鷊青黑之狀青黑之鳩皆名以雖也中庸曰政也者蒲蘆也即螺蠃也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蘆然乃與詩之義合矣此范處義之說也

裳裳者華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

有豕白蹢

韓詩注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

不入我陳

詩不入我陳爾雅廟中路曰唐堂涂謂之陳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

啓明長庚

詩緝李氏曰啓明即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一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為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名白字太白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

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今注一星一與二字畫多少之間誤耳元注二星也

小東大東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王迹熄而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故空其杼柚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詞何以先小也曰自今而追

亦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名何又曰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名多擇章首二字此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饛而曰大東吾不知作者名之與刪定者名之與有旨哉

大雅小雅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云

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葢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葢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舂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夐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為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

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别昭昭矣華谷此説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説特為表出之

詒謀未孫

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為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宫焉知泮宫之為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為一篇之證則末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按致堂之言與予見合而說文魯詩解戴埴之論皆可迎刃特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者道耳

天生烝民

古注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五性本於五行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於六氣故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曰性生於陽以執理情生於欲以繫念

維昔之富不如時

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富善人是富今茲之疚君子在疚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為年取草木繁茂之義也呂氏

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為樂當及時誰能待來茲昔時之富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疚不如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疚則小人肆故曰彼疏斯稗疏斗粟而米十為疏疏謂之糲斗粟而米九為粺粺謂之精糲加於精疏斯粺矣是小人而加於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也彼為肆行之小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專然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

魯頌泮宮

予按通典言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宫于上因水以名宫如楚之渚宫晉之虒祈泮水泮宫泮林一也以泮水為半水泮林亦為半林乎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黄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雍以辟雍為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鐘於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當得其真漢儒因解泮水求其義而不得故轉辟為璧解以圓水予謂戴氏之見卓矣其辨博矣按左氏晉侯

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為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焉知泮宮之為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為一篇之證則末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按致堂之言與予見合而說文魯詩解戴埴之論皆可迎刃特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者道耳

天生烝民

古注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五性本於五行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於六氣故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曰性生於陽以執理情生於欲以繫念

維昔之富不如時

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富善人是富今兹之疚君子在疚也兹年也古人謂兹爲年取草木繁茂之義也呂氏

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為樂當及時誰能待來茲昔時之富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疚不如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疚則小人肆故曰彼疏斯稗疏斗粟而米十為疏疏謂之糲斗粟而米九為粺粺謂之精糲加於精疏斯粺矣是小人而加於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也彼為肆行之小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專然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

魯頌泮宮

予按通典言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于上因水以名宮如楚之渚宮晉之虒祈泮水泮宮泮林一也以泮水為半水泮林亦為半林乎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黄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雍以辟雍為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鐘於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當得其真漢儒因解泮水求其義而不得故轉辟為璧解以圓水予謂戴氏之見卓矣其辨博矣按左氏晉侯

濟自泮泮果水名足證矣近世曲為說者曰春秋經也
魯頌亦經也魯頌既載春秋可畧此說又滯矣高克一
事詩詠清人春秋書鄭棄其師他如廬漕城楚丘木瓜
碩人無衣詩與春秋互見不厭其複安有詩載而春秋
可畧乎或又曰事亦有特載而不見于經傳者季氏伐
顓臾之類也曰顓臾之事將然而未舉也故論語載之
而經傳畧焉泮宫已成之迹春秋豈容不書哉愚嘗總
春秋與詩而論之信魯頌之文則僖公為魯之賢君伯

禽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衛靈之流烏得為賢哉葢頌乃臣子頌禱之辭例多溢美如今人之覩知賀壽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素行如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賀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其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會齊侯于卞其女季姬始遇鄫子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鄫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鄫而公不拒

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駉與有駜猶以為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非以為美也

食我桑葚懷我好音

尹和靖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我桑葚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

大王翦商

胡庭芳曰愚讀詩至大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論

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大王葢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逺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大王不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緜洪豈有一毫覬覦之心哉議者乃謂大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蠻是大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太宗之言曾謂大王之賢反不逮之乎余謂此言是矣但未知詩之字誤也按說

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葢謂大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大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耳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翦之為戩則紛紛之說自可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曾謂古公亶父之賢君而蓄后羿寒浞之禍心乎

玄鳥生商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娀音松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銜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鷇燕不徙巢何得云銜即使銜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取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禖以祈子

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為言之不文矣如黄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黄帝生于虹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為嶽神所生可乎傅説為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為

昴星生之日直昴卯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梁江總倂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知笑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傳信史記之訛耳

升菴集卷四十二